



二十一世紀西行漫記

馮煒光

由南疆喀什自駕回烏魯木齊，最直接是走高速公路，全程一千四百八十七公里，大概需要十八個小時。但筆者捨近求遠，向新疆的東南方向走，先到和田，然後在民豐北上輪台（就是公元前八十九年即漢武帝征和四年，發表《輪台罪己詔》的輪台。劉徹本人當然沒有來過輪台，但他是以此地名來發詔，此詔成為研究西漢歷史必讀史料），再由輪台向東走向庫爾勒，之後便折向北回到烏魯木齊。筆者這樣走，全程二千零四公里，較上述多了五百多公里。
這樣走只有一個原因：走入我國最大、全球排名第五大的沙漠——塔克拉玛干沙漠。因為我國工人竟然在這全國最大移動沙漠中建了三條瀝青公路，筆者擬走的是輪（台）民（豐）沙漠公路，又名塔里木沙漠公路（全程五百二十二公里的二一六國道，是全球修建於流動沙丘上最長的公路）。

和田驚喜！

售和餐飲，締造了就業機會和煥發出經濟活力。
筆者曾在二〇一三年出任香港市區重建局（URA）非執行董事，深切體會到在香港進行「活化」之艱難。「活化」香港中環街市，便有點「活化」和田團城的況味，但團城面積大得多（方圓二十六公頃，涉及三千五百戶）。香港諮詢來諮詢去，又一連串的司法覆核，令「活化」舉步維艱，徒令大量就業機會和經濟產出，白白流失。在內地則沒有這些羈絆，說幹便幹，二〇一六年時這是一片破舊，二〇一八年時便已煥然一新。「團城之家」這餐廳更是遊客必到之處，且價錢不貴，很顯然這些店舖的租金有政府補貼（據說商戶平均年租金不到二萬人民幣），不用像香港一樣，辛辛苦苦「活化」完了，便因為重建項目是和地產商合作的，於是地產商擇肥而噬，開出天價租金和業務分成。若從小商戶的角度看，哪個制度能直接快捷地「活化」、哪個制度不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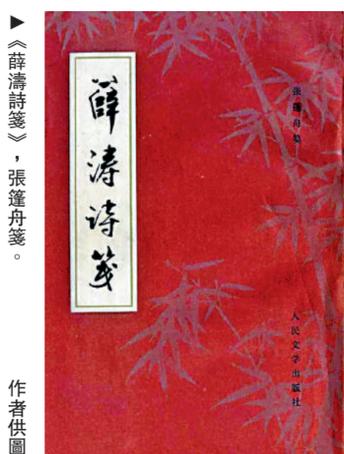
▲新疆和田團城內一對維吾爾族新人拍結婚照。作者供圖

故筆者對和田迎賓館之整潔，倍感驚喜。

這也是為何筆者把此文起題為「和田驚喜」，而非「和田驚艷」；因為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令和和田蒙上一層「面紗」，難窺其艷麗全貌。



▲《薛濤詩箋》書中插圖有張大千《薛濤製箋》。作者供圖



▲《薛濤詩箋》，張篷舟箋。作者供圖

張篷舟其人

張篷舟，何許人也？
今年九月九日是毛澤東逝世四十五周年紀念日。一則《毛澤東為大公報題詞》的帖子廣為流傳，於是把這位逝世已三十年的名記者、詩人又引了出來，成為熱議。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毛澤東從延安飛抵重慶，率中共代表團參加國共談判。在毛澤東、周恩來一行抵渝一周左右，在慶祝《中蘇友好條約》簽訂的雞尾酒會上，有人介紹毛澤東與時任重慶《大公報》總編輯王芸生相識。九月二十日，《大公報》總經理胡政之以個人名義發出邀請，在李子壩大公報館設宴迎毛澤東和中共代表團。在宴會上，毛澤東回答了「共產黨不另起爐灶」的問題，在座人士無不為毛澤東含義深刻、一針見血的幽默作答頻頻頷首。宴會結束時，外勤記者張篷舟抓住這一難得的機會，提出了讓毛澤東為報館職工題詞的請求。毛澤東當場題寫了「為人民服務」五個大字。毛澤東之所以對《大公報》如此另眼相看，還頗有淵源。一九三五年九月，到達甘肅哈達鋪的紅軍無意中得到了一份《大公報》，毛澤東看到劉志丹陝北根據地的消息，促使他決定把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定在陝北。而這個消息，為大公報記者范長江所寫。
如今，「為人民服務」這五個金光閃閃的大字，被懸掛在中南海的大門上，也被各級政府部門和司法機關單位，作為座右銘高高懸掛在顯著地方。但大概很少有人知道，這是來自張篷舟當年的「批舉」。



人與事 成放

國與日本》一書的第八卷。
張篷舟生於一九〇四年，逝於一九九一年，四川成都人。作為大公報的戰地記者，抗日戰爭時期，特別是在淞滬會戰時，他從虹橋機場事件開始參與報道，寫下了五十多篇上海戰場報道並拍攝了大量圖片，反映了抗日戰士浴血奮戰的事跡，並以「楊紀」的筆名撰寫了《上海之戰》《滬戰實錄》等書，名噪一時。
尤其值得稱道的是，他花畢生精力對唐代女詩人薛濤作了系統深入的研究，被譽為「集薛濤研究大成者」，由此擔任薛濤研究會名譽理事長。薛濤是唐代著名女詩人，一生創作詩詞五百多首，與魚玄機、李冶、劉采春並稱唐代四大女詩人。明代學者謂：「唐有天下三百年，婦人女子能詩者，不過數十」，而薛濤是其中佼佼者。李贄也讚她：「文才如濤者，猶能使人傾千里慕之。」成都望江樓公園是紀念她的古蹟和遊覽勝地，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
張篷舟童年在成都，常遊薛濤的遺跡望江樓，愛其「傑閣崇樓，古井香茗」，便閱讀起薛濤的詩。一九二五年，在成都《曙光日報》發表《薛濤的詩》，從此一發而不可收，畢生研究不輟。一九二九年張篷舟與妻共同整理舊稿，把薛濤、曼殊之詩合為《浪漫二詩人》一書，由上海南京書店出版。一九四七年，國畫大師張大千贈其所作《薛濤製箋圖》，六尺條幅，工筆立像，描金彩繪，彌足珍貴。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張篷舟的《薛濤詩箋》時，作為插畫收入此書。
張篷舟窮數十年精力，研究薛濤的方方面面，諸如薛濤的詩、傳、字、墳、箋、酒等無不涉。但他不以自己的著作而顯耀，卻用淡淡的口吻說：「薛濤以詩名世，馳譽千載，而成都的望江公園傳為她的遺跡，讀其詩，慕其人，遊者多不能了解為憾，我的這本書就可以供大家參考。」「文章千古事」，儘管斯人已逝，但他嘔心瀝血撰成的研究碩果，卻在祖國的文學寶庫中佔有一席之地，是永遠不會消失的。「借問風光為誰麗，萬條絲柳翠煙深」，薛濤的這兩句詩，像是為她的青睞者和研究者張篷舟點讚。

香港老街



君子玉言 小杏

香港的街道，像城市的年輪，記載着百年歷史。
香港街道命名方式五花八門。比較簡潔的分類主要有七、八種：一是以地理景觀命名。比如筲箕灣道，因海灣形如筲箕；土瓜灣道，源於海灣旁一形如土瓜的小島；牛頭角道，源於海邊突出的海角形如牛頭。二是體現歷史地理。如宋皇臺道，因宋朝最後兩個小皇帝為逃避元兵到九龍，曾在馬頭涌一巨石下避雨，後人為此樹碑，上刻「宋王臺」，後修築通往土瓜灣的道路，以此命名。三是移民痕跡。香港是個移民城市，在街道名稱上也有體現，比如九龍福佬村道，以福建移民居多。蒲崗村道為福建莆田移民聚居地。四是殖民地痕跡。上至英王太子，下至軍政大員，這在港島九龍特別明顯。上環「古董一條街」水坑口街，英文名為 Possession Street，直譯就是「佔領街」。一八四一年穿鼻草約簽訂後第六天，英軍在此登陸舉行佔領儀式，當年這裏還是海濱，經過一個半世紀的開山填海，海岸線向北推進了三百米，此地不再臨海，但中文名仍保留了曾為海岬的記憶。五是以功能命名，如銀行街。六是中國大亨人名，如李陞街、利源東街，當年是有名的富商。七是以貿易密切省份為名。二十世紀初，九龍規劃整頓街道，以地名命名了一批街名，主要集中在油麻地，比如寧波街、甘肅街、上海街、雲南里，主要因為與這些地區有貿易往來。有趣的是旺角有一條深圳街（Shamchun Street），其命名確實源於當時廣東省寶安縣深圳鎮。誰會想到，七十多年後，深圳成了中國「最靚的仔」。
近幾十年來香港填海造地，新市鎮街區命名更側重吉祥順頤之意，比如太古城的太裕、太茂、太豐、太榮路，觀塘的敬業、成業、偉業、駿業街，有繁榮昌盛、事業有成之意；土瓜灣的龍圖、鳳儀、麟祥、鵬程、鷹揚、鶴齡

街，寓龍鳳呈祥、鵬程萬里之意等。新蒲崗的大有、雙喜、三祝、四美、五芳、六合、七寶、八達等街名聽起來溫馨和美。
當年英國人為了讓自己「流芳百世」真是夠拚的。老街區僅以英國人名命名就分了王室貴族成員、港英總督、官員、軍官等幾種。大致數數，以英王本人及其親屬、子女命名的道路有二十二條，皇后大道（Queen's Road）、域多利道（Victoria Road）、亞厘畢道（以女王夫婿亞厘畢親王 Prince Albert 命名）、干諾道（以女王三子干諾公爵 Duke of Connaught 命名），此外還有太子道、公主道；港英總督一共經歷二十八任，以其姓名命名街道的有十九位之多，從第一任港督砵甸乍（Henry Pottinger）到第十任港督德輔（George William Des Voeux），第十三任彌敦（Matthew Nathan）到二十任羅富國（Geoffry Alexander Stafford Northcote）一個不落。以英國政要、軍官命名的街道有一百多條，以外國在香港人物或機構命名的有四十二處。
曾在半山見到「麥當勞道」，附近卻遍尋不見麥當勞店，原來這是以第六任港督麥當勞（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）命名的。港島東區有兩條頗有意涵的街道名，一條在歌賦山，叫樂善美道（Rosmead Road）；一條在筲箕灣，叫愛秩序灣道（Aldrich Bay Road），覺得真是「寓教於道」啊。實際上前者是以第五任港督夏喬士·羅便臣（Hercules Robinson），通稱樂善美勳爵（Lord Rosmead）命名；後者是以英國軍官愛秩序少校（Major Edward Aldrich）命名。他於一八四二年到達香港負責制訂英軍的防守計劃，據說整頓軍紀效果顯著——果然名如其人。與之相似的還有德已立街，聽起來好像飽讀《論語》的樣子，實際上是以駐港英軍總司令及第一任香港副總督 George Charles D'Aguiar 命名。
當時街道命名有點任性，不知何德何能就以名立牌了。比如位於中環的吉

士笠街（Gutzlaff Street），是以一位牧師郭士立（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）命名，曾擔任港督砵甸乍的中文秘書，莫非是總督對他的賜賞？都爹利街（Duddell Street），背後的 George Duddell 是港英政府的一位拍賣官，感覺當時只要是英國人稍微體面點的，都有機會拿條路命名一下。佐敦覺士徑（Cox's Path）以英國商人 James Cox 命名。此人在廣州從事毒品貿易，以走私及販賣鴉片圖利，後來到港做房地產交易，擁有大量物業，從而就大言不慚地擁有了道路名。百德新街（Paterson Street）、波斯富街（Percival Street）是以兩位怡和洋行大班命名。
條條道路，承載着百多年滄桑。提醒着今人從中得到思考、警示和感悟。記得港澳工作老前輩陳佐洱先生曾說「不是說回歸以前的所有東西都是殖民主義的東西」。他舉例說英皇道在香港回歸後沒有改名，不存在殖民化的問題；但「新時代有新時代的規矩和體制」，香港回歸前後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，「當中最重要體制是根據基本法來規範，而進行『去殖民化』」。走在香港的老街，心裏應當盛着新的情懷——身為中國人的家國情懷。



▲旺角有條「深圳街」。資料圖片

「香港3D奇幻之旅」



市井萬象

正在重慶舉行的「香港3D奇幻之旅」立體錯視藝術展覽展出七幅立體畫作，共四個主題：香港新老城市景觀、交通工具、旅遊名勝景點、傳統文化及美食，把香港別具特色的旅遊和文化元素呈現給市民。

中新社